

征途如虹

■表 海

显示屏,并不断调整搜索参数和方式。突然,一个微弱的信号在屏幕上隐约闪烁,凭着千百次捕获训练的经验,他果断判定目标,快速实施捕获。

“发现目标!”胡森第一时间报告。再看参数,石罩波心头不禁一紧:这个高度可是接近我们武器最低极限的高度啊!实弹发射考核中出现这个高度的目标还是第一次,而且是换新装后的第一次。

虽然棘手,但石罩波很快镇定下来,组织操作员采取措施,尽可能提高目标跟踪精度,减少地面杂波干扰,并快速定下射击决心。

“发射!”随着发射按钮的按下,一声沉闷的巨响打破宁静,耀眼的火光照亮了整个阵地,导弹拖着长长的火舌直奔夜空。瞬间的震动之后,是出奇的安静。阵地上,官兵们的目光沿着导弹划出的轨迹奔向远方;指控车厢内,大家的目光随着代表导弹实时位置的符号缓缓移动。短短数十秒的时间,感觉却很漫长。每个人都屏住了呼吸,直至导弹信号与目标信号完全重合,通过屏显参数判定目标精确命中的那一刻,所有人长长地呼了一口气,随后一阵雀跃的欢呼声从指控车厢传向发射阵地,在夜空中久久回荡。

二

接装第二年,该旅又踏上了奔赴戈壁的征程。车队沿着蜿蜒的道路向着大漠深处疾驰。向窗外望去,一望无际的戈壁滩上,苍黄的骆驼草在凛冽的寒风中摇曳,零碎的片石星星点点散落着,荒凉带来的孤寂感油然而生。进驻这一天,恰好赶上了变天,灰蒙蒙的天空没有一丝阳光,空气中浸透着阴冷的气息。

当兵10年,走南闯北10年,发射班班长郑金磊已经是一名经验丰富的老兵了。尤其是近几年来,部队承担的任务越来越多,这让郑金磊快速成长,对组织战斗行动已经轻车熟路了。但办事沉稳,是这个四川娃特有的品质,每一次进驻,他都像第一次一样,格外小心谨慎。

“架设兵器,战斗准备!”随着指挥员的口令下达,编队迅速分散,轰鸣的马达带着咆哮般的力量,扬起的沙尘淹没了整个阵地,一辆辆重达几十吨的重型装备如赛车般轻巧,准确入位抢占阵地。郑金磊熟练地飞身上车一边解开加固,一边取出导弹装填所需的遥控器。同时,他还要眼观六路、耳听八方,

指挥着全班按照战斗程序协同操作。各号手敏捷迅速地往返于车上车下,进行着各项操作,口令声连续不断,此起彼伏,毫无缝隙地衔接着每一步的操作动作。行云流水,又紧张有序。

“战斗准备完毕!”郑金磊报告口令时,数发导弹已完成装填和各项参数检测,可随时升空迎敌。郑金磊特意掐了个表,完成时间属于大纲优秀水平。对全班这次表现,他满意地点了点头。

执行任务的日子,漫长但又让人难忘。几顶帐篷在一望无际的戈壁滩上,像大海里的一叶扁舟,一阵沙尘袭来,就像滔天巨浪般,几乎把整个帐篷区都淹没了。最难对付的就是沙尘,因为沙尘是无孔不入的,尽管极力防护,帐篷内的床单被子仍难以幸免,每次睡觉前,大家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抖落整个行军床上的沙子。

让郑金磊欣慰的是,无论多苦多累,自己所在的战斗班没有一个人退缩。进驻戈壁滩以来,他们几乎都是天不亮就起床,从阵地返回时,浩瀚的夜空已是繁星点点。

“有种战天斗地的感觉!”令他没想到的是,自己竟渐渐喜欢上这种全力以赴、筋疲力尽的感觉。无论怎样,拼尽全力就不会留有遗憾。

与郑金磊相邻的是导弹吊装班的战友们。下士班长沈文言,兵龄不算长,但参加过的重大任务和比武竞赛不少,抓操作训练对他来说并不难。只是手下这套班子是当年刚刚重组的,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专长,但相互磨合还不够。

导弹吊装有着有一套复杂的操作流程,一场训练,班组5个人要完成上百项操作,从车上跳上跳下数十次。每天太阳还没升起,沈文言就带着战士们一点一滴地抠细节、抓协同。一天的训练下来,几乎个个都累得瘫倒。

寒冷的戈壁,导弹箱体的金属外壳冰冷刺骨,人的皮肤似乎也更加脆弱。吊装号手白文光在飞奔到战位吊装导弹时,手指被箱体擦破,鲜血从布满尘土的手背和手指间滴落。同班的战友随即从驾驶室拿出随车配备的医药包,拧开装满消毒酒精的瓶盖,冲洗掉创伤部位的尘土后,又用棉签帮他进行消毒。

白文光咧了咧嘴,笑着说:“常有的事儿。”消毒完毕,白文光自己将那块还未完全掉落的皮肉盖了回去,战友熟练地为他进行了简单包扎,新的训练又开始了。

哨所“相思树”

■梅世雄 沈利松

懊悔、无助一股脑涌上心头。

那个夜晚,连长王禹博又走进连队荣誉室,来到那尊“李相烈烈士”铜像前。每当他感到沮丧、背负压力、工作受挫时,都会独自来到这里找老连长说心里话。

这是来自连队第19任连长与第5任连长,跨越时空的对话。“那年新兵入伍,凤荣预产期一天比一天接近,我接到上级命令,到教导队训练新兵,军令如山,回家团圆的计划已成泡影……”打开展柜里老连长泛黄的日记本,王禹博泪流满面。

听过哨所相思树故事的人,无不为此所感动,并感召着那些热爱兵哥哥的女孩子。

王禹博的爱情既简约又浪漫。那是一个穿越数千里之遥的爱情故事,从祖国西南的天府之国到内蒙古北疆边陲的三角山哨所,正所谓遥远的不是距离。

2019年初冬,易思嘉第一次来到三角山边防连时,正是冰封雪裹的时节,给她留下最深刻的印象,只能用三个字来形容——“冻透了”!

草原的寒冷,让这位川妹子有一种无处躲藏的感觉。

然而,王禹博与连队战友们的热情深深地打动了易思嘉的心,王禹博骨子里透出的边防军人威武气质,更是令她一见倾心。

爱情的火焰,彻底驱散了严冬的酷寒。

记忆

怀念,传递精神能量

走进沂蒙山,仿佛就走进了那段血与火的历史。几十年过去了,硝烟散去,但英雄们可歌可泣的事迹,时时撞击着沂蒙儿女的心扉……

那片土地上涌现出的几个英雄群体,他们的故事至今荡气回肠——沂蒙红嫂、沂蒙识字班、沂蒙担架队、沂蒙独轮车队、蒙山飞虎队、沂蒙儿童团……他们的事迹至今仍是人们开展红色教育的绝佳教材……

在这里,党和人民水乳交融;在这里,人民军队能如鱼得水。在这里,军民共同创造了伟大的沂蒙精神。

人们不禁要问:沂蒙人民为什么会和共产党共命运?沂蒙人民又为什么会和人民军队同生死?

老百姓对共产党、子弟兵亲,是因为共产党、子弟兵对老百姓好。1940年9月,山东省临时参议会通过《山东省战时施政纲领》,明确规定:“实行民生主义,改善人民生活。”

江山就是人民,人民就是江山。1939年5月,著名学者梁漱溟到国民党山东省政府驻地东里店考察乡村建设,他记述了当时招待的情景:“我赶到东里店的一天,大小官员聚会一处,雍容雅谈,晚七时欢宴,酒菜奢侈,竟有从青岛运来的啤酒汽水。”6月,他到了沂水县虎岩庄八路军某部,随部队在庄外山沟里休息吃饭,饭是红薯加豆类煮的粥,没有菜。两者对比,他感慨良多,从国民党的奢侈享受与共产党的艰苦朴素中,看到了两者的本质区别。

沂蒙百姓看到了这片热土上“老八路”的赴汤蹈火。将士们不怕牺牲,关键时刻用自己的“死”换来百姓的“生”。

1944年1月24日恰逢大年除夕,朱村家家户户贴对联、办年货。当天夜里,驻临沂的500多名日伪军对鲁东南的临沭县朱村进行报复扫荡。危急时刻,“枪声就是命令”,八路军第115师4团(滨海军区“老四团”)3营8连在连长廖思甲带领下火速赶来救援,激战6个小时击退凶残的日伪军,24名八路军光荣牺牲,村民无一伤亡。

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遗憾,但每个人又满怀热情地拥抱着这样的生活。执行任务那段时间,上等兵唐国任掐算着,距离退伍的日子越来越近了,但阵地上他的身影依旧活跃。不仅全身心投入训练,相关的准备和保障工作,他带着几名即将退伍的战友都主动承担起来,经常是出发得最早,回来得最晚。“在一天就多干一点,以后再想下一次这样的任务也没机会了。”只言片语中,能感受到他们对这倾注了青春热血的军营的不舍。

夕阳映照的戈壁,霞光万道,格外美丽。那遥远的天空如大海般辽阔,深得看不见底,远得不知边,安静如真空一般。静下来的时候,战友们喜欢就这样谈天说地。有苦,有累,但更多的是全力拼搏的特殊经历,战友并肩战斗的珍贵情谊,以及对火热军营的无限眷恋。当真正要走的时候,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深藏着难以割舍的记忆。

夜已深,那戈壁深处的帐篷区也渐渐安静了下来。短暂的休整后,迎接他们的,将是全新一天的战斗!

你守边防,我守家。2020年10月,易思嘉成为王禹博的新娘。在相思树下,二人携手献上蓝色的哈达,两条纯净的哈达在湛蓝的天空下迎风飘扬,宛若脚下蜿蜒流淌的哈拉哈河,涓涓长流。

婚后的王禹博与爱人易思嘉分隔两地,聚少离多,一直过着两地分居的日子。

和老连长与老嫂子一样,他们二人也保持着鸿雁传书的习惯,写信可以寄托相思,他们就把彼此的思念,用文字倾诉在信件里。

“禹博,来信收悉,真高兴小巴特尔考上大学了,我会继续支持你的一切……”在爱人易思嘉的支持下,王禹博连续三年资助的蒙古族贫困高中生巴特尔终圆大学梦。

信袋两端,是二人欣慰的笑脸。有欢颜,更有苦涩。当易思嘉怀孕3个月的时候,去医院孕检发现,胎心不跳了。易思嘉强忍悲痛,她知道,千里外的爱人正在带领连队备战比武,一直等比武结束才敢把这个坏消息告诉王禹博。

那一刻,电话中,两人的泪水随电波交织在一起。

今年春节,易思嘉乘飞机来到内蒙古兴安盟阿尔山,当她走出机舱,走下舷梯的那一刻,雪花像银蝶一样纷纷飞来。当她走出候机大厅,爱人王禹博早已手捧鲜花站在那里。

除夕夜,她陪着爱人站岗,他又给她讲起那说不完的边防故事……

红色沂蒙山

■祝传民 蒋文宝 王宁

座昂然屹立的褐色山岗,如同壮怀激烈的勇士头颅,构筑成沂蒙巍峨的脊梁。

沂蒙人民铁心向党、不求回报。1941年冬,日本侵略者对沂蒙根据地发动大规模“扫荡”,一名八路军小战士突围负伤,身后有日本鬼子追击。沂蒙红嫂明德英看到后,立即把他隐藏好,等日本鬼子走远了,她发现小战士流血过多晕了过去,嘴角干裂不时轻微颤抖,像是要水喝,但周围没有水,便毫不犹豫地解开衣襟,将乳汁挤进小战士的嘴里。

经过明德英的精心照料,小战士终于康复,重返部队。事实上,在当时的沂蒙山区,户户支前,村村有烈士、乡乡有红嫂,用乳汁救伤员的还不止明德英一人,许多重伤病员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救回了生命。回顾这段历史,真是可歌可泣!1987年秋天,一位部队领导又来到沂蒙山区,寻找当年救他的恩人时,一位大娘这样说:“像俺们这般年纪的人,谁都做过这样的事。那是应该的,你还寻个啥呢。”当他见到沂蒙六姐妹中健在的伍位大嫂时,一提起往事,她们都异口同声地说:“记不清了,还提那些陈年旧事干啥呢。”这,就是英雄的沂蒙人民!

红色沂蒙遍地英雄。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场面,一次次同仇敌忾的搏斗,蕴含着坚忍不拔的民族精神,表现出气壮山河的英雄气概。“蒙山高,沂水长,军民心向共产党……”这首发自内心的深情旋律,将永远在这片土地上传唱。



扫一扫,听“长征副刊”往期美文



演习场的黎明(油画) 谭斯旗 胡鑫作



长征

第5437期

风雅颂

情至心处诗最美

喀喇昆仑

■董庆月

这是一个只有冬天的地方
我发现一群士兵根据气压、风、湿度、云绘制了一幅等温线图
在积雪的峰顶,陡峭的绝壁,深谷标记为极寒;
在高原早见的白杨树应属零下几度
在一张晒成岩石色的脸上可以找到零度

在茅刺短短的花期里,定为暖春
在展示各式旗帜的绿洲,刻上:
美丽的夏季
等等温度的弯曲部位向野战帐篷凸出
线条密集,预计温度比沸水还高
至于原因,士兵们笑着不答

我要讲述太阳如何暴晒他们
从皮肤晒至内心
都有一种历经沧桑的红
还要提及,大雪封住了喀喇昆仑
所有的道路都蜿蜒
所有的雪花都汇集于此,天空下的一切
都白,它们都善于模仿
一支进山的车队,轮胎在厚雪里喘息
一支下山的方阵
吱吱作响的足迹也都富于节奏
四季冻得通红的手指
托举着蔬菜、米面、防寒物资……
一路被风雪撕裂、推倒、下陷

可是我不能说出他们的故事
甚至看见一棵白杨都会流下热泪,或许
是——我——的!